### 【看着他的眼睛】

“拜师礼。”

落落\_\_看着他的眼睛\_\_，神情异常坚定：“先生，我要拜你为师，跟随你修行。”

……

轩辕破说道：“部落里的老人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要接受任何同情，尤其是人类的。”

落落静静\_\_看着他的眼睛\_\_，觉得越来越欣赏他，说道：“跟我来。”

很简单的三个字，不是命令却自然而然流露出不得拒绝的意味，凛然不可侵犯。

陈长生说道：“先前在皇宫里,看你说话的语气,我以为你不怕天海家。

唐三十六\_\_看着他的眼睛\_\_,一字一句说道：“娘娘与天海家是一回事吗？”

陈长生有些不解,说道：“难道不是吗？”

房间里变得很安静,窗外的金色秋林在风里轻轻摇晃,仿佛在嘲笑那些蚂蚱蹦跳的姿式很难看。

莫雨的身体变得很僵硬,片刻后,她缓缓站直,\_\_看着他的眼睛\_\_问道：“为什么？”

---end---

【夜色】

……

\_\_夜色\_\_深沉，繁星满天，仿佛永远不会移动，又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移动，肃穆的令人陶醉直至心悸，飘着淡淡雾气的夜峰一片安静，忽然间，一声清亮的鹤鸣破云而落，片刻后，一只白鹤从夜空里降了下来。

夜色下的白鹤，被星光照耀的很不真实，仿佛纸做的一般，没有一丝污垢。鹤鸣传遍空幽的山崖，破云而落，震雾而飞\uf

1000

f0c或者只是时间到了的缘故，\_\_夜色\_\_就此渐渐消退，东方天际出现一抹白色，晨光就这样突兀地来到人间。

坐在崖畔的少女，从白鹤身上解下锦囊，取出那封信，随意拆开，平静阅读。读信过程里，她如画的细眉偶尔挑起，大多数时间都很平静，映着熹微晨光的眼眸明亮的就像是湖水，美丽的眉眼间还有未褪的稚意，却没有懵懂。

明明还是早春。

\_\_夜色\_\_渐浓，繁星渐明，京都里人声喧哗。

一个人的国教学院还是那样安静。

他闭着眼睛，任由神识离识海而出，在安静的藏书馆里飘拂着，明明没有看，脑海里却隐隐约约出现了四周的环境景象，有些模糊，而且光线有些迷幻，那是一种崭新的认知。

待\_\_夜色\_\_来临后，他没有像别的初学者那样，依然沉迷于神识对外界的感知之中，没有丝毫留恋，毫不犹豫调动神识越过窗户，向着夜空里飞去，越飞越高，穿越夜归的鸟的最细微的绒毛，穿越渐散的云的最细微的水汽微粒，穿越寒冷至极的风的絮流，终于来到了那无数明亮的光点之间。

那是星的海洋。

问题在于，陈长生在这个时候再次表现出与普通人很不相同的气质或者说想法，他毫不犹豫地抵抗住了洗髓的诱惑，直接回到小楼洗澡睡觉，而地板上早就已经连一丝汗渍都已看不到。

第二天，陈长生把洗髓论再次认真地看了一遍，尤其是最后引星光洗髓的部分，更是做了很多笔记，确认对那些内容已经完全掌握，便去湖畔草地上眯眼休息，直待斜阳落于城墙之下，\_\_夜色\_\_来临，他确认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都处于很良好的状态，才推开藏书馆的大门，正式开始洗髓。

他的神识散发至空中，没有穿越藏书馆的屋顶直上夜穹，却知道自己与那颗遥远的红色小星辰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冥冥之中的联系，这种感受并不真切，更准确地来说，他与那颗星辰之间的联系没有在他的身体以及精神世界里下任何感知，但他非常确信，那颗星辰就在那里，谁也无法夺走。

1000

3d8得有些紧张，没有转身，余光往\_\_夜色\_\_里望去。

远处吊篮花后的油灯散发着光线，落入夜色深处，消失之前有些变形。

烟雾笼罩着院墙下方，从青藤里钻进钻出。

嗖嗖嗖嗖，十余道身影从\_\_夜色\_\_各处如箭般射来。

为首一名中年男子伸掌一挥，将烟雾尽数驱散，却发现墙下什么都没有。

四周依然安静，但湖畔的野草被剪平成了草枰，透过星光可以看到湖水里的水藻也被清理了很多，最大的变化还是那些建筑，除了正楼残破的太过厉害，其余的楼阁都快要被修葺一新。

\_\_夜色\_\_深沉，只有藏书馆里有灯。

落落向那边走了两步，忽然有风拂面而至，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终于捕捉到了风里残存的那丝香味，脸上顿时露出陶醉的神情，知道自己没有找错地方。

落落说道：“那真是已经很久了。”

“我离开家乡已经数年时间，随您开始这趟旅程也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在京都里像老鼠一样躲藏了大半年时间，生活对我来说就是在\_\_夜色\_\_里默默地注视着您，很枯燥也很危险。”

魔族男子平静地述说着自己这些年的生活，很淡然，实际上很残酷，甚至可以说悲壮——在人类世界最核心的都市里隐藏了这么长时间，他必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尤其是精神上。

事实上，魔族男子在踏出第一步时，身影便开始虚化，然后消失不见！

落落的眼睛变得更加明亮，仿佛要照亮\_\_夜色\_\_。

她知道这名魔族男子能够在人类世界里隐藏这么长时间，肯定如他自己所说，功法极重隐匿，但没有想到，对方居然能够在战斗里，如此轻而易举地消失。

但她的鞭子能。

她右手握着的长鞭，像灵蛇一般弹起，鞭尾像蛇信似，在\_\_夜色\_\_里嗤嗤破空而去，直刺身后魔族男子的咽喉。

同时，她松开手掌，第三颗钮扣向地面落去。

落落的情况并不好，先前用袖子擦干净的唇角，再次溢出一道鲜血。

她看着魔族男子，轻轻抖了抖鞭子，长鞭反射着星光，在\_\_夜色\_\_里仿佛活了过来，不再是蛇，而是龙。

风雨里的一条龙。

隐隐有雨点落下。

偶有阴寒气息破\_\_夜色\_\_而出，便会被雨点挡回。

偶有厉光破风而至，风便骤然加急，形成一道屏障。

如果她没有用大帝的獠牙偷袭对方成功，魔族男子甚至可以凭借雄浑的真元，直接硬抗风雨鞭的威力，强行轰杀她，但现在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名魔族男子的身法太过诡异，依循着某种难以理解的轨迹，在\_\_夜色\_\_里来去自如。

她的鞭子能够带动八方风雨，将自己保护的密不透风，却没有办法捕捉到对方的行踪，自然也没有办法攻击。

风雨鞭也渐渐变得无力起来。

那名魔族男子依然隐藏在\_\_夜色\_\_中，不知何处。

她很疲惫，然后觉得有点困。

那名魔族男子依然隐藏在夜色中，不知何处。

风雨鞭在\_\_夜色\_\_里无声无息，落下的风与雨也没有声音，那名魔族男子也没有发生任何声音。

国教学院里一片安静，真的很适合睡觉。

便在这个时候，一道声音打破了安静。

\_\_夜色\_\_下的国教学院醒了过来。

落落也醒了过来。

她有些惘然地想着。

\_\_夜色\_\_依然深沉。

那道声音再次响起。

嗤的一声轻响。

一道鲜血从如漆般的\_\_夜色\_\_里喷射出来。

同时响起的，是那名魔族强者震惊而愤怒的痛呼声。

“宿枢、檀卫。”

落落手里的落雨鞭，闻声循位而去，\_\_夜色\_\_里的雨滴与风尽数凝居一道直线，来自钟山的剑意，凝成风雨，仿佛无视时间，准确地刺中夜空里的那个点。

只有漆黑的夜色，什么都没有，当落雨鞭刺中时，却再次带出一道血水，与一声痛哼！与先前那声痛呼里带着的震惊与愤怒不同，这声痛哼里更多的是惘然，甚至隐隐还有些恐惧！

接下来的时间里，那道声音不停响起，有时候说的是钟山风雨剑的剑诀，告诉她应该用哪一招，有时候说的是真元的运行方法，却明显和剑诀里说的不同，更多的时候说的是夜空里的星辰。

听着那道声音，落落仿佛回到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崖顶的石坪上，指着天边的流云教导自己战斗的方法，她的情绪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冷静，根本不作任何思考，神识随意而行，手里的落雨鞭呼啸而去，如一柄锋利至极的长剑，不停向着\_\_夜色\_\_里刺去！

啪啪啪啪，看似空无一物的夜色里，响起无数声撞击声，那是坚韧恐怖的落雨鞭落在人体上的声音，随之有数十块碎布随风飘舞，落到地面上，那些碎布都是黑色的。

听着那道声音，落落仿佛回到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崖顶的石坪上，指着天边的流云教导自己战斗的方法，她的情绪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冷静，根本不作任何思考，神识随意而行，手里的落雨鞭呼啸而去，如一柄锋利至极的长剑，不停向着夜色里刺去！

嗤嗤嗤嗤，狂舞的落雨鞭前半段已经被染红，无数道鲜血从\_\_夜色\_\_里喷洒而出，却看不到受伤的人，仿佛有一只无形的笔蘸着朱砂磨成的墨，正在写着狂草，画面看着极其诡异。

一声痛苦而愤怒地暴喝后，那名魔族强者终于无法再隐匿自己的行迹，从夜色里跌落出来，双脚刚刚触地，便贴着地面滚了十几圈，一直退到湖畔才敢停下。

这名魔族强者的身上到处都是落雨鞭刺出来的伤口，不停地淌着血，黑袍早已变成无数碎布，凌乱地挂在身上，看着异常狼狈凄惨，哪里还有先前的威势？

他从\_\_夜色\_\_里被逼出来的第一念头便是后退，要离那把落雨鞭越远越好，在狼狈后撤的过程里，还没有忘了抽出插在草坪里的那件法器，因为他这时候已经被打的魂魄俱丧。

他像条狗般蹲在湖畔，右手拿着法器死死地护住头，声音就像破了的风箱一般，沙哑难听之极，里面满满都是震惊愤怒怨毒以及恐惧的情绪，因为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之所以从冥想的状态里醒来，不是因为藏书馆外这场激烈的战斗，而是因为魔族强者用的那件法器，对自夜空里落下的星光造成了某种干扰。

他走到窗畔，才发现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_\_夜色\_\_下的国教学院里展开，他不知道那个小姑娘是谁，但看到了那名男子的魔鬼角，所以很自然地明白自己应该站在哪一方。

然后，那名魔族男子消失在夜色里。

魔族男子起身，看着陈长生感慨说道：“少年，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想你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可惜你今夜就要陪我去死了。”

说完这句话，他举起手里那件铁制的法器。随着他的动作，一道极为恐怖的气息从天而降。无数细微的铁片，从\_\_夜色\_\_里飞回。那道隔绝世界的无形屏障消失一空。

一道如山般的黑色巨网向国教学院地面落下。

薛醒川这等强者最先赶到，其余的禁军以及宫里的高手，也纷纷赶来。

\_\_夜色\_\_里，又有无数人影翻过院墙，出现，那些人看着场间的画面，震惊异常，根本没有理会那名被薛醒川制住的魔族男子，直接狂奔到落落身前，迅速将她带走。

薛醒川知道这些人的身份，没有阻止。能够在京都里找到魔族最擅长隐匿的耶识族人，而且还是生擒，由此或者可以更接近那名神秘的魔族军师，这让他很满意。

薛醒川微微皱眉，他很清楚，自己赶到的时候，那道烟罗已经破了。

有禁军将那名魔族男子加上禁制，拖入\_\_夜色\_\_之中，等待此人的将是极其悲惨的下场。

红云麟缓缓踏步转身，他望向不远处那名少年，面无表情问道：“你又是谁？”

在百花巷里吃了碗菜泡饭，又去京都里逛了半天，估摸着那奇怪的小姑娘应该已经离开，陈长生才重新回到国教学院，走进藏书阁一看，果然没人，才总算放松下来。

\_\_夜色\_\_渐至，想着今天已经可耻地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他用最快的速度做完准备，开始静思冥想，准备再次引星光洗髓，然而还没有等他闭上眼睛，便看见星光下裙摆微摇，那小姑娘走了进来。

陈长生无奈问道：“我都说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回到国教学院的时候，陈长生浑身酒气，醉意可掬，眯着眼睛，走路都已经有些走不稳，至于什么青藤宴的事情，更是早已经被他抛诸脑后，再也记不起来。

藏书馆里没有灯光，他不在，国教学院自然如以往一般冷清。他走到湖畔，周遭寂静无人，只有星星在清澈的水里沉浮，对岸树林的倒影在\_\_夜色\_\_里并不清晰，深春的风拂面清爽。

他站在湖畔的石块上，抬头看着夜空里的星星，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望向湖水里的星星，也望了很长时间，然后他闭着眼睛沉默地站立了很长时间，忽然对着湖水大喊了几声仿佛脏话般的字句。

u7684真元运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完全模拟人类的真气运行方法。

风雨渐落，斜阳残，\_\_夜色\_\_渐至，旧园静。

藏书馆里一片安静。

辛教士说道：“我还有事务要去处理，就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陈长生与落落向他致谢，下了马车，只见\_\_夜色\_\_已然来临，先前青翠的树林，现在已经变成影影绰绰、如恶魔影子般的存在，他微微一怔，觉得这座学院里，隐隐有股莫名的压力扑面而来。

“这边请。”一名穿着黑色院服的天道院学生很有礼貌地指路。

……

落落不想被人围观，于是和陈长生商量之后，趁着\_\_夜色\_\_遁进林中，她熟门熟路地带着他找到一条小道，推开两扇沉重的门，绕过一幢小楼，从天道院一个不为人知的后门走进了巷中。

陈长生听她说过以前曾经来天道院上过课，好奇问道：“一直走后门？”

神将府有人相请，礼貌而冷漠。陈长生让落落留在原地，走向巷口外那辆马车，当他走过去，才发现马车四周静寂无声，一个人都没有，便是先前请他前来的那名神将府随从也不知去了何处。

马车前的那匹战马雄壮高大，鬓毛在\_\_夜色\_\_里隐隐泛着殷红的颜色，明显不是凡种，不知混着何种异兽的血脉，极为吸引目光，陈长生却没有向它望上一眼，因为他要见的，是车里的人。

那个人没有下车，依然坐在车厢里，马车的那面也有盏红色的灯笼，光线照进窗内，再从这边透过来，把他的身影映在了窗帘上，就像刀剑刻出来一般清晰。

“我确实很遗憾当初没有杀死你，现在再不方便直接动手，但我必须提醒你，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生存下去的方式比死亡更加恐怖，教谕大人懂这个道理，希望你也能懂。”

灯笼微摇，光线昏暗，十余名部属裨将从\_\_夜色\_\_里现出身来，拱卫着马车缓缓驶离巷口，向东御神将府而去，那匹雄骏高大的战马离开前瞥了陈长生一眼，冷漠至极。

车厢里徐世绩沉默不语，眼眸深处有幽火无数，并不暴烈，一味寒意逼人，因为他发现有些事情正在脱离自己的控制范围，虽然因为那封来自圣女峰的信，他一直都没有真正控制好这件事情，但现在局势似乎变得更加诡异\

……

落落走后，陈长生把地板上的食盒与杂物收拾了番，又把堆在案上的书籍分门别类抱回书架上摆好，熄灯，走到藏书馆门口回头望了片刻，才借着\_\_夜色\_\_离开，仿佛告别。

回到小楼后，他开始收拾行李，把必须带走的事物收拢成一个箱子，然后他抽出腰间的短剑，坐在床边开始闭目养神，他不是在引星光洗髓，而是等着某些人的到来。

这个夜晚，还有很多人在沉默关注着国教学院。

那些人像他一样，以为清吏司的酷吏们会带着\_\_夜色\_\_冲进国教学院，把他带到令无数大臣强者闻风丧胆的周狱之中，又或者离宫的\u9

41c2

那些人像他一样，以为清吏司的酷吏们会带着夜色冲进国教学院，把他带到令无数大臣强者闻风丧胆的周狱之中，又或者离宫的\u9

ad8手会借着\_\_夜色\_\_的掩护来到这里，然后悄无声息地杀人放火，把这座被圣后娘娘厌憎的国教学院变成恐怖的火海。

但这些都没有发生。

……

\_\_夜色\_\_下的国教学院一如往常安静，因为青藤宴第二夜的缘故，百花巷里窥视的目光少了很多，这让陈长生的心情更加放松，只是他没有想到，第一次来到国教学院的轩辕破居然比自己还要放松。

妖族少年扶着比树还要粗的腰，到处看着，不时还要摸一摸残旧的雕像，眼光里满是好奇，根本看不到任何紧张。

陈长生知道她在担心什么，也不觉得尴尬，笑着说道：“一定要回来才是。”

片刻后，又有一位宫廷近侍来请，这一次请的却是陈长生本人。他望向大殿侧门外\_\_夜色\_\_里那个巍峨如山的身影，沉默片刻，确认殿里的人没有注意自己的动静，起身向那处走去。

大殿侧门缓缓关闭，殿内夜明珠柔润的光线还是越窗而出，洒落在徐世绩的身上，把他的身体线条勾勒的越发清晰，陈长生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有些惊心动魄，却没有什么反应。

便让这一切，都袒露在夜明珠带来的光明之下吧。

便在这时，宫殿那面的\_\_夜色\_\_里，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那道声音无比温和，给人一种亲切而清爽的感觉。

“徐神将，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从\_\_夜色\_\_里走出来的是位青年男子，穿着黄色的衣衫，梳着整齐的发髻，眉眼清俊，神情温和。

任谁看着场间，都能清楚徐世绩与陈长生之间有问题，但这位青年男子却依然平静问了，问的这般自然，仿佛他真的只是想与徐世绩打一个招呼，只是寒喧的开始。

“很好，我就喜欢这种姓情，而且我不怕麻烦。”

陈留王微笑拍了拍他的肩头，便向殿内走去，\_\_夜色\_\_里自有侍卫跟随，在离开之前，他看了徐世绩一眼，眼神平静温和，没有什么警告的意味，却警告之意十足。

夜明珠柔润的光线，穿过窗框间的明纸，变得有些不稳。

徐世绩也在笑，似乎是觉得小孩子的回答很有趣，很幼稚，但他笑的很难看。

未央宫毕竟不是正殿，也不是圣后娘娘居住的内宫，稍远些的地方，还有些废园。此时\_\_夜色\_\_深沉，废园野草里缓缓行出一只浑体漆黑的羊，眼睛反耀着星光，幽森至极。

徐世绩看着夜色那处，微微挑眉，不再多说什么，拂袖进了大殿。

……

黑羊消失在\_\_夜色\_\_里。

陈长生站在殿外的光明里，想着先前徐世绩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知道先前很危险。

这是他在三千卷道藏里读出来的道理。

离开西宁镇，来到京都，承受了很多打压、羞辱、试探，但同样也有很多人帮助他，比如教枢处的主教大人，比如辛教士，比如陈留王殿下，包括消失在\_\_夜色\_\_里的那只黑羊。

这些人为什么要帮助自己？他很清醒，那与人品与道义没有任何关系，来京后的有些羞辱与压力自己不应该承担，这些帮助本来也不应该有，很多事情只是因为误会。

他只是误入这片废湖的过客，想把小船划到湖对岸，起桨时，却惊起一滩鸥鹭。

正想着这些，远处\_\_夜色\_\_里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鸟叫，然后隐隐有水花四溅的声音。

不知道是夜鸟在捕食，还是被捕食。

正想着这些，远处夜色里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鸟叫，然后隐隐有水花四溅的声音。

陈长生转身望向那处漆黑的\_\_夜色\_\_，心里生出些警兆。

便在这时，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陈长生转身望向那处漆黑的夜色，心里生出些警兆。

这声音来自\_\_夜色\_\_深处，却没有散于

这声音来自宫殿深处，却没有散于殿群中。

四周一片寂静，未央宫里的丝竹之声穿过窗纸后，很轻，远处秋风轻拂树叶的声音穿过宽阔的广场后，很轻，那个直接响在他心间的声音同样很轻，却像是惊雷一般。

如果是一般人，忽然听到一道声音在自己的心里响起来，肯定会惊悚难安，陈长生却没有什么反应，他看着\_\_夜色\_\_里的重重宫殿，试图找到那个说话的人的位置。

他通读道藏，知道有些聚星境的强者可以很轻松地把声音传到普通人的耳中。

皇宫中有一名女子，年纪轻轻便已经修到了聚星境，毫不在意陈留王先前留下的话语，权势地位可以想见何等样骇人，身份早已呼之欲出，正是陈长生先前想到的那位宫里的大人物。

他看着\_\_夜色\_\_里的重重宫殿，平静行礼道：“见过莫大姑娘。”

那声音消失了片刻，似乎没有想到陈长生能够马上想到她是谁，又或者是不习惯这个称谓。

“如果不是欺骗，像她这样身份的人，怎么会拜你为师？”

听到这个问题，陈长生沉默了会儿，然后他望向\_\_夜色\_\_深处说道：“或者，是因为我人品不错的缘故。”

第五十六章 公平问题

对于像她这样的大人物来说，那份婚书上虽然有教宗大人的签名，很特殊，但她可以很轻松地让这份婚书失效，最简单的方法便是杀死陈长生——人死了，婚书当然变成废纸。

陈长生望向\_\_夜色\_\_深处，说道：“很多人看见我进了宫。”

莫雨说道：“谁会在意你这样一个人的死活？”

他只觉心神一阵恍惚，眼前的景物也变得模糊起来。

\_\_夜色\_\_下的皇宫，景物本就不如何清晰，但眼下的模糊明显有异。

一道难以言说的气息，进入他的脑海中，他忽然间有些犯困。

站在废园，看着明殿，他的身影显得好生孤单。

莫雨的声音再次响起，只不过这一次不在他的心里，而是在废园的那头，来自\_\_夜色\_\_里的某处：“看看吧。今夜你只需要当个看客，那么所有的事情，就都可以轻松的解决。”

陈长生望向漆黑的夜，说道：“这不公平。”

莫雨，就是那个孙女。

\_\_夜色\_\_里骤然响起莫雨寒冷而愤怒的声音：“大胆小贼！”

陈长生说道：“天下人说天下事，何须胆大？”

“你有什么，都在我的计算之中，所以，放弃吧。”莫雨的声音平静的令人心寒。

陈长生抬起头，举起右臂用袖子擦掉唇角的鲜血，望向\_\_夜色\_\_里的宫城，望向已经生活了数月却依然陌生、难以亲近的京都，看着生活在这里的看不到的所有人。

“其实，我真的是来退婚的。”

他的声音有些疲惫，却如平常那般平静：“她是你们所有人、包括圣后娘娘都喜欢、看重的凤凰，但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娶她，我……真的是来退婚的，可是，从来都没有人相信。”

\_\_夜色\_\_里一片死寂，废园依然清冷，像极了他此时的神情。

他是来京都退婚的，在东御神将府里，他说了两遍，今天，在皇宫废园了，他又说了两遍。

“我比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清楚，活着，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件事情非常重要，比婚约重要，也比我来到京都后受到的这些羞辱挫折加起来都重要，所以我不在乎。”

他收回望向远方的目光，看着寒潭对面的\_\_夜色\_\_，说道：“但你们做了很多无谓的事情，不断地提醒我，我有一个未婚妻，她要嫁给别人，直到先前这一刻，你们还在提醒我……”

“好吧，我必须承认自己开始在乎了。”

她看着车辇前方是两只浑体雪白的驯鹿，微微挑眉，显得有些意外，问道：“黑玉呢？”

那只黑羊先前已经消失在漆黑的\_\_夜色\_\_里，不知所踪。

宁婆婆扶着她的手走下石阶，轻声说道：“那个小祖宗不知道去哪儿了。”

莫雨知道那只黑羊性情有些孤僻，从来不听皇宫里别人的话，摇了摇头，说道：“那就是个小孩子。”

宁婆婆向寒光殿后方的\_\_夜色\_\_里看了一眼，在心里想着，现在站在潭边无处可去的他，其实也是个小孩子。

莫雨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微嘲说道：“小孩子家家，说起赌气的狠话来倒是一套接着一套，有模有样，却不知道这落在旁人眼里，只是虚张声势，徒增可笑罢了。”

那十余株散落潭畔的梅，看似毫无关联，没有任何深意，但风景四季相同，每每不变，变的便只剩下了木。

寒潭边缘岸石嶙峋，中间并无断裂，更外围的废园旧墙，却在潭的南面断了，那里看着似乎有个进入\_\_夜色\_\_的出路，但他知道那不是出路，只是没有写完的一笔。

那十余株梅树，在这里隐约又站在了一列。

一次极其悠长而恐怖的呼吸。

黑暗的\_\_夜色\_\_里，忽然生出两团幽幽的光焰。

那两团光焰纯净而寒冷，没有一丝颜色。

他望向黑龙说道：“是的，我做的所有事情，我给自己设定的所有规矩，都是为了活着，活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活着，我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我拼了命地在活着。”

活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活着，为此我在拼命地生活——寒冷的地下空间，远处漆黑的\_\_夜色\_\_，穹顶渐淡的光辉，黑龙之前的少年，平静而内蕴无限悲怆的话语，任谁大概都会动容。

黑色巨龙看着少年的眼神依然冷漠残忍，或者是因为它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但更多的是不在意，蚂蚁迎着树枝愤怒悲壮地挥舞着前肢，在观察它的孩子眼中只会显得有趣或是可笑。

第六十章 推殿而入

小明宫在西，距离皇宫南阳门一千四百九四丈，从南阳门到外殿的未央宫，还有七百多丈，以自己的速度，在不惊动宫里供奉的情况下，从这里赶到未央宫需要多少时间？\_\_夜色\_\_里传来的乐声到了哪一章？

南方使团肯定已经到了，并且已经坐下，青藤宴即将开始，自己稍后赶过去应该还来得及，首先我得知道原因，落落想着这些事情，沉默不语，小脸上满是霜意，以至于整座宫殿都显得有些寒冷。

平国公主无辜说道：“这里是大周皇宫，你怎么会出事呢？”

小明宫外的\_\_夜色\_\_里，不知隐藏着多少宫廷供奉与强者。

那些人自然不敢真的伤了落落，却可以把她困住。

……

\_\_夜色\_\_深沉，宫殿亮若白昼，落落来到未央宫外，颊畔青丝微拂，眉间有粒汗珠。她望向殿后阴影处，看到了金长史和李女史的身影，侧头静听片刻，清秀的双眉微微挑起，隐有怒意。

陈长生不在殿内。先前那刻，他还在殿侧与东御神将徐世绩交谈，接着陈留王与他说了几句话，金长史和李女史不便靠近，不料下一刻，他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不知道去了哪里。

夜色深沉，宫殿亮若白昼，落落来到未央宫外，颊畔青丝微拂，眉间有粒汗珠。她望向殿后阴影处，看到了金长史和李女史的身影，侧头静听片刻，清秀的双眉微微挑起，隐有怒意。

落落望向\_\_夜色\_\_里的大周皇宫，无数飞檐楼榭，沉默不语，她知道，要在这样的时间段、这样广阔的区域里找一个人是多么困难\u7

14dc

离山长老小松宫已然站起，正在说些什么，南方使团正式向大周王朝提出结亲的请求，有些流程已经开始，只需要再经过一些步骤，这场举世期待的婚事，便会从数年来无数人的议论变成现实。

主教大人闭着眼睛，仿佛又要睡着，陈留王神情温和，与小松宫搭着话，莫雨神情平静，看着殿外的\_\_夜色\_\_，落落看着这些人，右手在袖中紧紧握着那只锦囊，决定打开。

……

穹顶的数千颗夜明珠同时熄灭，只剩下些余光，照着黑龙的前半段。

它渐渐要消失在\_\_夜色\_\_里。

陈长生懂了它那一眼的意思，它要他记得承诺，殷勤来探看。

先生？他有师父。前辈？显得太不亲近。你？太不恭敬。喂？找死吗？……似乎都不合适。

陈长生想了想，对着渐要消失在\_\_夜色\_\_里的黑龙喊道：“龙……大爷。”

黑龙微僵，眼神微惘，明显被这个称呼震撼的不轻。

皇宫某处偏殿的园里有一个极小的池塘。

\_\_夜色\_\_深沉，殿内灯火已灭，塘畔站着位中年妇人，妇人容貌寻常，衣着也极朴素，明显不是宫里那些只会、也只能把时间花在打扮与妆容上的太妃，也不是那些正值青春的宫女。

她站在池塘畔，不知道是准备洗手，还是洗衣裳。

所以，他现在面临着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_\_夜色\_\_下的宫殿，池塘里的波浪与栏杆上的花盆对视。

他和中年妇人对视。

“龙语，哑语，会的还挺多。”

看着消失在\_\_夜色\_\_下的陈长生的背影，那名中年妇人微笑说道。

她自然不是真的哑巴，对着夜色里说道：“未央宫远，去送送他。”

太监首领知道娘娘说的普通，自然不是指能否修行这种小事，略一沉吟后说道：“那封荐信查过，没有什么问题，确实是当年教宗大人留给莫雨姑娘和平国公主玩耍用的……离宫那边传来的消息，教宗大人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少年应该是凑巧被卷入，虽然与徐府有婚约令人出乎意料，但老奴着实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圣后停下脚步，看着偏殿后方那片深沉的\_\_夜色\_\_，沉默片刻后问道：“你见过不怕死的人吗？”

太监首领知道娘娘这句问话必然极有深意，开始认真思考。

……

陈长生的算术很好，更准确地说，只要与学习相关的能力，他都很强，但认路的本领不强，在离开那座偏殿、进入\_\_夜色\_\_下的沉沉深宫后，他很快便发现自己\

2000

繁星在天，灯火在前，他知道北在哪儿，自然能确定哪里是南方，甚至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未央宫处的灯光，然而皇宫里花树繁多，道路百转千回，他担心遇着侍卫，不敢走大路，竟不知该如何才能走到那边。

这时，\_\_夜色\_\_下的御园里响起极轻微的声音。

一只黑羊从夜色里走了出来，悄然无声，仿佛它本就是夜色的一部分。

当初在国教学院，陈长生见过它，先前在未央宫外，他也见过它，不知道为什么，他很确定这只黑羊对自己没有任何恶意，他想了想，说道：“你……想帮我？”

那只黑羊静静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向\_\_夜色\_\_里走去。

陈长生不敢迟疑，赶紧跟了上去，离去之前，他向南方未央宫方向看了一眼，那处依然灯火通明，礼乐之声却已消失，南方使团的提亲到了哪一步？自己还来不来得及？

1000

728殿外的\_\_夜色\_\_里。

她当然知道那只黑羊代表着什么。

小松宫长老的剑意与那双手掌之间，发出一连串啪啪碎响。

再下一刻，未央宫殿外的\_\_夜色\_\_里，也随之发出一连串的啪啪碎响！

剑与手掌静止在众人的视线之前，四周的空气却似乎要碎了。

再下一刻，未央宫殿外的夜色里，也随之发出一连串的啪啪碎响！

殿外的\_\_夜色\_\_似乎已经碎了。

轰的一声嗡鸣！

未央宫殿外那道令秋风不能入的阵法，瞬间破裂！

微寒的\_\_夜色\_\_从无数门窗里灌涌而入，吹得座席间的诸院师生的衣袍呼呼作响，便是夜明珠的光线，在这一刻仿佛都有些摇晃！

离殿门处稍近些的人，更是连连向跌倒，脸色苍白，无法呼吸，自然也无法喊出声来。

……

宫门开启，夜明珠的光线散落在\_\_夜色\_\_里，殿前的广场被照的极为明亮。

皇宫外，京都的街巷依然热闹，远处有人在放长明灯，西南角有一株火树正在燃烧。

“是的，国教学院就我们这几只麻雀，输给离山剑宗丢人吗？好吧，确实还是有些丢人，但那无所谓，只要你不出场就行……你不出场，他们便没办法把今天丢的面子找回来。”

唐三十六看着广场对面\_\_夜色\_\_里那个神情平静的家伙，冷笑说道：“憋死他们！”

说完这句话，他手扶剑柄，向对面走去。

唐三十六的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说道：“错！拿父母之命、师门之言压人的是你们，用身份地位压人的是你们，试图拿大义名份压人的也是你们，这些事情都是你的那些长辈先做的，我们只是回击罢了，至于你家师兄……他要娶陈长生的未婚妻，难道还是陈长生对不起他？不要忘记，婚约在前，白鹤也还在那儿。”

陈长生和落落的身后，白鹤正在铜柱上曲颈微歇，在\_\_夜色\_\_里白的非常醒目。

七间沉默片刻，不再多言，小手握住剑柄，缓缓将剑从鞘中拔出。

唐三十六和七间相遇，他们手中的剑也已相遇，无数厉风呼啸而起，绕着他们的身体狂舞，拂动他们的衣衫，发出啪啪的碎响，就仿佛有一场暴雨，落在了离宫外的青藤上！

两把剑在\_\_夜色\_\_里相遇，映着星光，如有溪水在上面流过，绝非凡品。

“汶水剑！”

他是世间有数的强者，道号两袖清风，一身修为，尽在拂袖之间，唐三十六和七间的战斗再如何激烈，也不可能波及到殿前石阶上观战的人们，但他却没有管广场上的人们。

一声鹤鸣，白鹤振翅而飞，破开\_\_夜色\_\_，落到未央宫的殿顶。

金玉律站到了陈长生和落落的身前。

陈长生的第二招，是对苟寒食应对的应对。

他们的声音飘荡在幽静的未央宫前，飘荡在广场上与\_\_夜色\_\_中。

他们的声音并不大，却很清晰，尤其在唐三十六和七间的耳中，更像是雷声一般，轰隆作响！

他们的声音飘荡在幽静的未央宫前，飘荡在广场上与夜色中。

七间神情肃然，抱剑持道，清啸一声，瘦弱的身影在\_\_夜色\_\_里拖出道道裂影。

他手里黝黑的铁尺剑，破开夜风，悄无声息，仿佛魔神，把岩石当作糕点。

啪的一声轻响。

铁尺剑呼啸破空而去，落在\_\_夜色\_\_深处。

……

1000

728所有人都以为国教学院与离山剑宗的第二场比试就将这样开始的时候，一道声音在\_\_夜色\_\_里响起。

莫雨姑娘看着场间说道：“殿下是何等身份，哪怕只有半点危险，也不能接受。”

他的心已静如寒冰，眼里没有柔弱可爱的小姑娘，也没有干系大陆局势的妖族公主殿下，只有一个对手。

落落举起手中的落雨鞭，鞭首呼啸破空而起，然后静止在\_\_夜色\_\_里。

两人之间隔着十余丈距离，除非调动真元以剑气攻击，那么便不会有任何危险。

2234

411分别站在广场两端\_\_夜色\_\_里的苟寒食与陈长生，很想知道他们之间的胜负。

……

平日里若面对如此平庸常见的一记剑招，关飞白肯定自己随意便应了，但今夜的比试不是个人战，是国教学院与离山剑宗的较量——在大陆呼风唤雨的离山剑宗居然要与破落沉沦十余年的国教学院正面比试，这件事情本来就足以令离山弟子感到羞辱，更不要说第一场他们无比信任的小师弟竟败在了国教学院学生之后，这更令他们感到了极大的压力，所以他很慎重，他等着师兄的意见。

苟寒食的声音应期而至，在\_\_夜色\_\_里响起。

“东林七星剑第三式。”

这也正是关飞白最擅长的剑法，在当今大陆年轻一代的修道者里，单以这套剑法的修为造诣论，秋山君毫无疑问排在首位，他居于次席。

看着殿前广场上陡然变得壮阔起来的剑招，看着那柄在\_\_夜色\_\_里横直而进的长剑，人们终于沉默了下来。

知道这套剑法的人很多，练过这套剑法的人也不少，但能够把这套剑法练到这种境界，不动真元，却依然可以完美地展露剑意的人却没有几个。

落落和关飞白继续出剑。

剑意如风，激荡\_\_夜色\_\_，剑意如雨，滂沱而至！

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数种剑法，无数种身法，都出现在未央宫前的广场上。

“师叔，你知道这招吗？”

\_\_夜色\_\_深沉，繁星闪耀，剑光纵横。

今夜国教学院与离山剑宗之间这场别开生面的比试，看的京都诸院师生以及南方使团里的人们如痴如醉。

长剑横掠而上，随意而去！

\_\_夜色\_\_里忽然出现数道白色的絮丝，那是剑锋切割开空气的湍流！

苟寒食的眼睛亮了起来。

落落收回落雨鞭，揖手一礼，神情平静，转身向陈长生走去。

陈长生看着\_\_夜色\_\_里对面的苟寒食，微微躬身，揖手行礼。

苟寒食沉默片刻，揖手回礼。

难道自己真的不如她？

落落的鞭声还在\_\_夜色\_\_里回荡，在安静的大周皇宫里飘向远方。

那声音很清脆。

陈长生明白他的意思,没有说什么。

苟寒食转身,带着离山剑宗的师弟们,消失在皇宫的\_\_夜色\_\_中。

未央宫前一片沉默。

当她走出通道时,四周的风景也变了。

\_\_夜色\_\_下的皇宫,巍峨壮观。

（本来还有几句,挪到下章去了,因为断在这里,最有美感,我写东西总是控制不住对美型的要求啊,外貌协会真没办法,明天见,啊,明天就是星期一了,请大家不要忘记投推荐票,再看看还有月票吗？）

“南北合流又如何？我说过,有容不想嫁便不嫁,只不过……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

圣后收回手,负手走到甘露台畔,望着\_\_夜色\_\_下的京都,声音显得有些寂寞,“你们总觉得我以天下为重,一些小儿女情长牺牲了又算什么？所以你不相信,就连有容都不相信,为此……用尽手段。”

莫雨沉默片刻后说道：“即便不理婚约的事情,我也觉得那少年有些奇怪,出现的时机太巧。”

现在看来，唐三十六肯定是国教学院里第一个面临那道门槛生死考验的人，作为国教学院的第一个学生，陈长生当然不会眼看着他一人奋斗。事实上，陈长生已经做了很多准备。

首先是丹药。这些天，他和唐三十六趁着\_\_夜色\_\_偷偷潜进百草园里三次，取了很多世间罕见的药草与灵果，待需要的时候，他便会按照老师计道人教的方法开始炼药。他相信自己一定能炼出不逊于离山剑宗、天道院这些地方的丹药。其次便是法门，他虽然洗髓未能成功，却也开始阅读坐照内观的相关书籍，希望到时候能够助唐三十六顺利过关。

在百草园里偷药草的过程很紧张，有些违背他的某些原则，但在生死重于一切的大原则面前，他根本没有想太多，只是看着石桌上那盏油灯的时候，他很自然地想起那名中年妇人。

落叶离开枝头,落在他的肩上,黄灿灿仿佛金叶子一般。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四周声音渐寂,暮色亦褪,\_\_夜色\_\_降临,他抬起头来,确认没有人注意着这边,走到那口废井边。

---end---